



## 試論馬和之〈古木流泉〉的創作 原境與脈絡

■ 鄭淑方

院藏《歷朝名繪》冊第五開馬和之〈古木流泉〉，筆墨精良別具古風，業於2011年核定為國寶級文物。因畫上無籤題，且幅中缺乏可資圖文互證的文字，以致學術界對作品的表現內容看法不一。如何運用相關圖像與文獻資料，推論畫作的表現主題與內容出處，並還原創作原境與生產脈絡，是本文致力探索的方向。



圖1 南宋 馬和之 古木流泉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 視覺索引與學術觀點

馬和之（活動於十二世紀）〈古木流泉〉（圖1）描寫臨流古木，鷹隼一飛一棲的清曠景象。畫面構圖簡潔，景物集中在左半側，向右斜出的枝桠，迎來天際飛鳥。勾皴秀石因勢賦形，墨色層次分明，線條彎轉，屈曲迴旋如行雲流水，似從郭熙「捲雲皴」衍化而來，但運筆流暢更顯靈動活潑。

畫幅鈐有「蓼塘」、「楊氏家藏」、「神品」、「項元汴印」、「項子京家珍藏」、「項墨林鑒賞章」、「樵李項氏士家寶玩」、「墨林祕玩」、「張則之」、「柯亭文房之印」等收傳印記，說明未入清宮之前，曾經莊肅（活動於十三世紀後半葉）、楊士奇（1366-1444）、項元汴（1525-1590）、張孝思（活動於晚明時期）、汪文柏（1662-1722）等人收藏，是流傳有緒的畫作，



圖2 南宋 馬和之 古木流泉 冊 局部 作者名款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入清內府後，著錄於《石渠寶笈·初編》。

作者名款「馬和之」署於左下角處（圖2），因畫上缺乏可資索驥的標題或附文，無



圖3 歐洲醫蛭 (European medical leech; 學名: *Hirudo medicinalis*)  
Karl Ragnar Gjertsen攝 取自維基百科: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9A%82%E8%9F%A5> (CC BY 2.5), 檢索日期: 2021年1月15日。

法明確定義〈古木流泉〉的表現題材，以致學術界對畫作的主題或依據的文本，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：孟久麗 (Julia K. Murray) 指出〈古木流泉〉是馬和之描繪《詩經·沔水》的插圖 (illustration)，乃宮廷作坊或馬和之助手繪製《詩經》圖 (本文所稱《詩經》圖，泛指馬和之名下以《詩經》為文本的圖像) 時，據以摹寫的稿本；<sup>1</sup> 許郭璜從畫中主題觀察，認為〈古木流泉〉所繪內容出自《詩經·小雅·洪鴈之什·沔水》；<sup>2</sup> 陳韻如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，進一步解釋〈古木流泉〉或因詩文的散佚，畫面不復保有《詩經》的題名，以致被歸入一般山水畫。<sup>3</sup> 上述觀點把〈古木流泉〉視為表現《詩經·沔水》的圖像，另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在考辨馬和之《詩經》圖的文章中，僅稱〈古木流泉〉是「現存較為可信的馬和之作品」，<sup>4</sup> 未將其歸在《詩經》圖之列。<sup>5</sup>

下文試從〈古木流泉〉的筆墨技法與表現內容、《詩經》圖的形制與構圖，推論〈古木流泉〉的作者與內容出處，並說明作品的歷史背景與及生產脈絡。

## 馬和之簡介：作者生平及筆墨風格

雖學術界大致接受〈古木流泉〉為馬和之真跡，亦有學者以「名款三字墨色較濃與畫似不大相符」而持保留態度。<sup>6</sup> 大體而言，宋款姓較大、名略小，此作雖不明顯，然以小字署於畫幅隱蔽處，且姓與名之間略有空格，確實符合宋例。

宋代記載馬和之的文獻相當有限，宋周密 (1232-1298) 《武林舊事·御前畫院》 (1290 以前) 卷六列馬和之為南宋御前畫院十人之首：

馬和之。蘓漢臣。李安中。陳善。林春。  
吳炳。夏圭。李迪。馬遠。馬麟。(附表一)

至元代史料漸增，元莊肅《畫繼補遺》 (1298) 卷上：

馬和之，字則未聞，錢唐人。世傳其習進士業，善做「吳裝」，孝宗甚喜之，每書《毛詩》三百篇，令和之寫圖，頗合上意。畫蹟留人間極多，筆法飄逸，務去華藻，自成一派。(附表二)

元夏文彥 (約 1312-1370) 《圖繪寶鑑》 (1365) 卷四：

馬和之，錢塘人，紹興中登第。善畫人物、佛像、山水，做「吳裝」，筆法飄逸，務去華藻，自成一派。高、孝兩朝深重其畫，每書《毛詩》三百篇，令和之圖。官至工部侍郎。(附表三)

馬和之擔任「工部侍郎」又兼「御院畫家」的衝突，歷來爭論頗多，清厲鶚 (1692-1752) 提出折衷的論述，載於《南宋院畫錄》 (1721) 卷三：

按和之官至工部侍郎，夏氏不列於院人之中，考周草窗《武林舊事》載御前畫院僅十人，和之居其首焉。或者以和之

藝精一世，命之總攝畫院事，未可知也。  
草窻南渡遺老，必有所據，今從之。（附表—4）

厲鶚主張馬和之以精湛畫藝總攝畫院事，孟久麗更指出，馬氏身分的爭議，源於傳統畫史二分「文人（業餘）」、「職業」畫家的意識形態，馬氏以文人士大夫的身分參與繪事，在南宋並非特例，<sup>7</sup>北宋中晚期，類似的情況亦不乏其人。

關於馬和之的繪畫風格，《畫繼補遺》和《圖繪寶鑒》讚「筆法飄逸，務去華藻」，明汪砢玉（1587-?）《珊瑚網》卷四十三描述馬氏筆墨形式：

（馬和之）衣折作馬蝗描。（附表—5）

馬和之描繪人物衣折的畫法，史稱「螞（馬）蝗描」，「螞蝗」俗稱水蛭（圖3），身形中間粗、兩端細。〈古木流泉〉勾勒樹木枝幹的線條筆觸短、起伏大，提按分明的墨線，即是「螞蝗描」。螞蝗行走蠕動時，產生圓弧流線的律動感，作者藉由線條的動勢，強化樹木枝幹向上延伸的視覺效果。馬和之筆法靈動飄逸，師承淵源載於清王毓賢（生卒年不詳）《繪事備考》卷六：

馬和之，……。仿吳生筆法，姿致清恬。

（附表—6）

以及元湯垕（活動於十四世紀）《畫鑒》：

馬和之，作人物甚佳，行筆飄逸，時人目為小吳生。（附表—7）

馬和之筆法出於吳道子，其繪畫風格《畫鑒》云：

吳道子筆法超妙，為百代畫聖。早年行筆差細，中年行筆磊落，揮霍如蓴菜條。

（附表—8）

畫史記載吳道子筆法超妙，所繪線條如蓴菜（圖4），蓴菜的形狀，也是中間粗、兩頭細。吳、馬二人用筆皆富有粗細、曲折的變化，馬和之



圖4 蓴菜（Water shield；學名：*Brasenia Schreb.*）S.L. Winterton, *Aquarium and Pond Plants of the World*, Edition 3, CDFA and USDA APHIS ITP 取自Aquarium and Pond Plants of the World (APPW)；<https://idtools.org/id/appw/factsheet.php?name=15990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2月6日。

「螞蝗描」脫體於吳道子「蓴菜描」，後自成一格，筆墨精妙又不失高古風韻。

南宋專擅螞蝗描的畫家，據《珊瑚網·古今描法》卷四十八，計有馬和之與顧興裔（活動於十三世紀中期）兩位：

馬蝗描，馬和之、顧興裔類，一名蘭葉描。（附表—9）

依《圖繪寶鑒》卷四：

顧興裔，錢塘人。專師馬和之，筆法設色俱不逮，淳祐（1241-1252）年畫院待詔。（附表—10）

顧興裔技法遠不及馬和之，以〈古木流泉〉精湛畫藝論，作者難有可與馬和之比肩並立之人。

〈古木流泉〉舒鬆放逸的條線具文人寫意的「表現性」，明李日華《六研齋三筆》卷一：余又諦觀馬和之《毛詩》諸圖，皆本習禮古圖。其謂用伯時法而轉為螞蝗勾者。（附表—11）

《南宋院畫錄》卷六引倪雲林（1301-1374）贊：便如馬和之人物犬馬，未嘗不知祖吳生而師龍眠耳。（附表—12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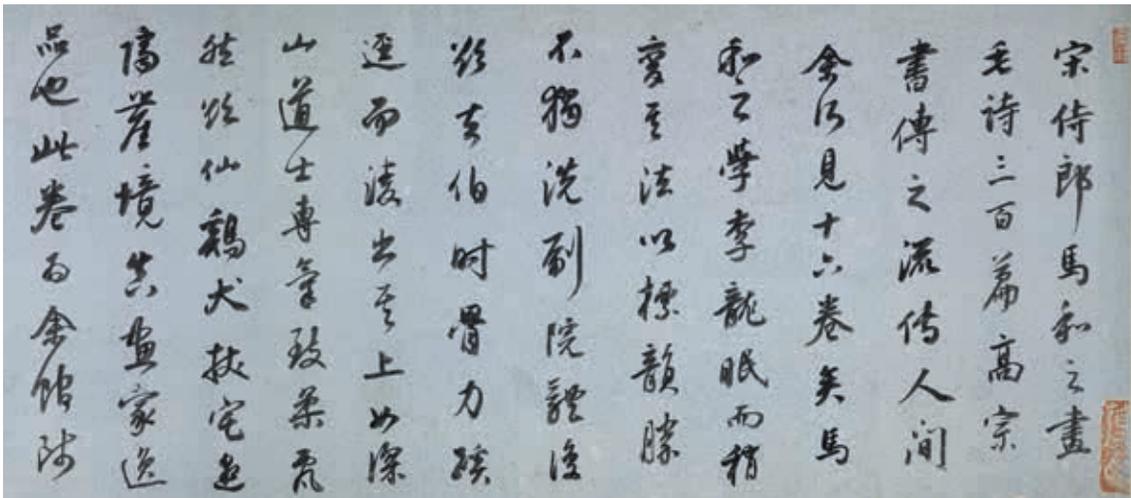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 南宋 馬和之 陳風圖 卷 局部 董其昌跋 ©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

董其昌跋（1555-1636）馬和之〈陳風圖〉（圖5，大英博物館〔The British Museum〕藏）：

宋侍郎馬和之畫毛詩三百篇，高宗書傳之，流傳人間，余所見十六卷矣。馬和之學李龍眠，而稍變其法，以標韻勝，不獨洗刷院體，復欲去伯時骨力蹊蹙，而凌出其上，如深山道士，專氣致柔，飄然欲仙，雞犬拔宅，邀隔塵境，真畫家逸品也。

《南宋院畫錄》卷三：

馬和之學李伯時龍眠山莊圖跋。……。  
施安題楊妹子題馬和之畫東坡詩意。（附表—13）

馬和之學李公麟（1049-1106）與蘇東坡（1037-1101），承二人之法而趨文人畫風。〈古木流泉〉描寫景物形神兼備，樸拙韻致展現文人審美意趣。

## 以《詩經》為文本？從《詩經》圖的形制與構圖談起

〈古木流泉〉未被學者視為《詩經》圖的

主要原因，應是作品缺乏標題或可資圖文互證的詩文與詩序，而「圖文並呈」又是傳世《詩經》圖的主流形制，以致〈古木流泉〉被排除在《詩經》圖的討論之外。下文將運用文獻資料以及《詩經》圖相關作品，推論〈古木流泉〉的表現主題與內容出處。

《詩經》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，收錄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（約前十一世紀～前六世紀）的詩歌 305 篇，因為內容所涉知識甚廣，語言又多艱澀難懂之處，「以圖釋經」便成為引導觀者理解詩義的手法。梳理歷代圖解詩學的視覺資料，按形式分為兩大類型：

一、書籍形式的「名物圖」：以《詩經》所述名物為題，用圖像對照的方式解說經文，又稱「經學圖譜」或「名物訓詁圖」。院藏〈毛詩品物圖考〉（圖 6-1、6-2）即是一例。

二、繪畫形式的「詩經圖」：以《詩經》篇章為題，用圖像詮釋詩句的情節或意境，幫助觀者理解詩作。馬和之《詩經》圖即屬此類。

傳世《詩經》圖多以長卷繪圖並楷體書寫《詩經》篇章或（與）詩序，呈現「左圖右文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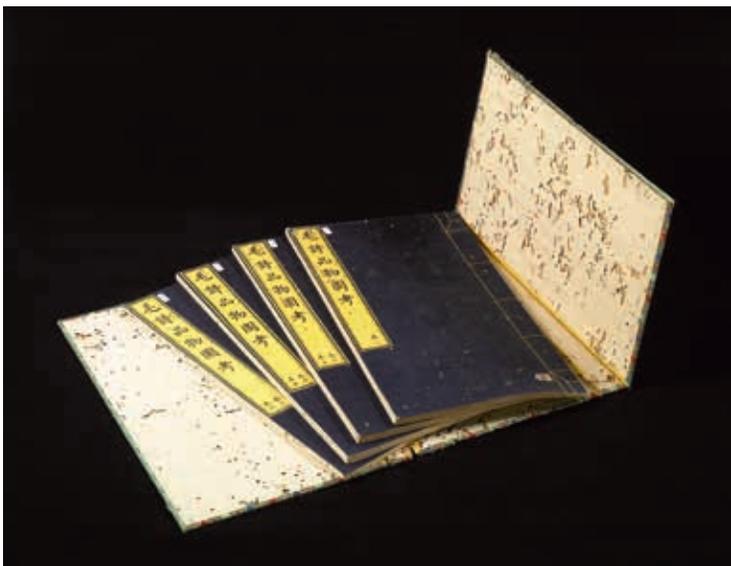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6-1 清《毛詩品物圖考》冊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-2 清《毛詩品物圖考》冊贈之以勺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形制。宋鄭樵（1104-1162）《通志·圖譜略第一·索象》（1161）卷七十二：

圖，經也，書，緯也，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。……古之學者，為學有要，置圖於左，置書於右，索象於圖，索理於書，故人亦易為學，學亦易為功。（附表—14）

文字是圖像取材的來源，具有明確的意義指向，觀者藉由文字導讀圖像，亦由圖像的建構，掌握文字的意涵。文圖轉譯須落實表意的功能，圖像未及之處，有賴文字共同參與圖像的釋義，文字因此成為確認畫作意義的重要憑證。

主張〈古木流泉〉是馬和之《詩經》圖的學者，認為此開出自《詩經·小雅·鴻雁之什·沔水》：

沔彼流水，朝宗於海。駉彼飛隼，載飛載止。嗟我兄弟，邦人諸友。莫肯念亂，誰無父母？沔彼流水，其流湯湯。駉彼飛隼，載飛載揚。念彼不蹟，載起載行。

心之憂矣，不可弭忘。駉彼飛隼，率彼中陵。民之訛言，甯莫之懲？我友敬矣，讒言其興。（附表—15）

這首詩運用「比」、「興」的表現手法，先借助「流水」與「鷹隼」作為發端，以流水浩蕩，飛鳥無所棲息，引出詩人因無法「止讒息亂」而感歎。詩中對禍亂沒有具體的描述，只反映不安憂慮的心緒。比對圖像和詩文間的關係，畫家僅描繪詩中所述之自然景物，以此建構圖文對譯關係，並提煉文字的意象，使之呈現較高的藝術性。

馬和之作〈沔水圖〉的舊事載於《繪事備考》卷六：

馬和之，……。善畫佛像人物，亦工山水。……。畫之進御者：關雎圖一。……。沔水圖一。……。潛圖一。

（附表—16）

〈沔水〉是《詩經·小雅·鴻雁之什》的詩篇，馬和之描繪《詩經·小雅·鴻雁之什》的畫作，



圖7 南宋 馬和之 唐風圖 卷 局部 鴉羽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遼寧省博物館、清宮散佚國寶特集編輯委員會，《清宮散佚國寶特集·繪畫卷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10月，頁190-192。



圖8 南宋 馬和之 唐風圖 卷 局部 鴉鴉 大都會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40054?searchField=All&sortBy=Relevance&ft=ma+hezhi&offset=0&rpp=20&pos=1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1月20日。



圖9 南宋 馬和之 鄰國四篇圖 卷 局部 鴉之奔奔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取自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、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館藏書畫精品選集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0，頁26、27。



圖10 南宋 馬和之 陳風圖 卷 局部 防有鵲巢 大英博物館藏 ©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

僅〈小雅·鴻雁之什〉卷傳世，現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（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）。然該卷僅存〈鴻雁〉、〈庭燎〉、〈白駒〉、〈黃鳥〉、〈我行其野〉、〈無羊〉等六篇，〈沔水〉、〈鶴鳴〉、〈祈父〉、〈斯干〉等四篇均已散佚，故無傳世〈沔水圖〉可與〈古木流泉〉相比對，〈古木流泉〉與《詩經》圖之間的關聯性，有待釐清。

馬和之《詩經》圖中與〈古木流泉〉構圖形式相仿者，計有〈唐風圖·鴇羽〉（圖7，遼寧省博物館藏）、〈豳風圖·鴇鴉〉（圖8，大都會博物館藏）、〈豳風圖·鴇鴉〉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、〈鄘國四篇圖·鴇之奔奔〉（圖9，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）、〈陳風圖·防有鵲巢〉（圖10，大英博物館藏）、〈陳風圖·防有鵲巢〉（遼寧省博物館藏）等六卷，各卷出自《詩經·國風》的不同篇章，詩文內容說明如下。

〈唐風圖·鴇羽〉取材於《詩經·唐風·鴇羽》：

肅肅鴇羽，集于苞栩，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，父母何怙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所！

肅肅鴇翼，集于苞棘，王事靡盬，不能蓺黍稷，父母何食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！  
肅肅鴇行，集于苞桑，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稻粱，父母何嘗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常！（附表—17）

詩人慨歎戰禍頻仍，統治者征役苦民，農民如振翅的飛鳥，在外疲於奔命，田地荒廢，無法贍養父母妻子。

〈豳風圖·鴇鴉〉描繪《詩經·豳風·鴇鴉》：

鴇鴉鴇鴉，既取我子，無毀我室，恩斯勤斯，鬻子之閔斯。  
迨天之未陰雨，徼彼桑土，綢繆牖戶，今女下民，或敢侮予。  
予手拮据，予所捋荼，予所蓄租，予口卒瘁，曰予未有室家。  
予羽譙譙，予尾脩脩，予室翹翹，風雨所漂搖。予維音嘒嘒。（附表—18）

這首詩寫出母鳥遭受惡鴇欺凌，遭遇喪子破巢的命運，塑造母鳥雖經災難仍不屈不撓、重建家室的可敬形象。

〈鄘國四篇圖·鴇之奔奔〉表現《詩經·

鄘風·鶉之奔奔》：

鶉之奔奔，鶉之彊彊，人之無良，我以爲兄！

鶉之彊彊，鶉之奔奔，人之無良，我以爲君！（附表—19）

此怨憤之作以禽鳥匹飛相隨，反諷薄情男子。

〈陳風圖·防有鶉巢〉描寫《詩經·陳風·防有鶉巢》：

防有鶉巢，邛有旨苕，誰侑予美，心焉切切。

中唐有覽，邛有旨藹，誰侑予美，心焉惕惕。（附表—20）

此首詩爲相愛的人害怕遭受離間而失去情人所作。以自然界不可能發生違反自然定律的現象（如河堤上的鶉巢，山坡上的苕草，鋪設道路的瓦片等），比喻人世間不可能出現情感的變化。

〈古木流泉〉與上述六卷《詩經》圖，行筆飄逸，構圖簡潔皆踞半邊之勢。雖〈陳風圖·防有鶉巢〉呈現左右鏡象的差異、且各篇情節不一，但視覺元素大致相同。此類「樹石」的組合，擷取「枯木竹石」的構圖元素，是歷代文人偏好的題材。

馬和之《詩經》圖中，表現同一篇章的圖像，如大都會本和北京故宮本〈豳風圖·鴟鴞〉、遼寧本和大英本〈陳風圖·防有鶉巢〉，構圖章法的相似性，反映源自同一母本或摹本的結果；描繪不同篇章的作品，風格竟似出自同一軌躅，透露《詩經》圖在傳移摹寫的過程中，摹本間發生錯置、<sup>8</sup>轉借的可能性。另者，因《詩經》圖有集中在特定篇章的傾向，繪製過程中是否存在「格式」的套用，值得進一步觀察與研究。

圖釋《詩經》涉及畫者對詩作及其相關注疏的理解，馬和之詮釋《詩經》的取態，是圖

文釋義的另一省思。《詩經》是中國文學「抒情傳統」的濫觴，<sup>9</sup>自漢代被奉爲儒家經典後，《詩經》及其相關注疏就朝著道德教化的方向發展。詩序是解讀《詩經》的注本，是詩文前的題解文字，詩序解《詩經·沔水》爲規正周宣王的詩：

〈沔水〉，規宣王也。（附表—21）

但畫中景象並未傳達詩序「規諫」或「勸戒」的旨意。〈古木流泉〉未採詩序並非孤例，〈小雅·鴻雁〉、〈鄘國四篇圖·鶉之奔奔〉、〈唐風圖·鶉羽〉、〈豳風圖·鴟鴞〉、〈陳風圖·防有鶉巢〉等畫作亦皆褪去詩序說教的色彩，<sup>10</sup>其中大都會本及弗利爾（Freer Gallery of Art）本〈豳風·七月〉圖卷的呈現，跟詩序期勉時人進德修業的「政教意涵」相去甚遠，更趨近表現「農事詩」或「風俗詩」的圖像。<sup>11</sup>

〈古木流泉〉等畫作回歸古本《詩經》的原貌，說明馬和之創作《詩經》圖「擺盪在政教意圖與抒情傳意之間」，<sup>12</sup>可能受到北宋慶曆（1041-1048）之後「疑序」風氣的影響。歐陽脩（1007-1072）《詩本義》、蘇轍（1039-1112）《詩集傳》皆是在議論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和批駁詩序，<sup>13</sup>與馬和之時代相近的鄭樵（1104-1162）在《詩辨妄》中直指詩序不足信，清朱彝尊（1629-1709）《經義考》卷九十九：

鄭漁仲有《詩辨妄》力詆詩序，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，始者亦疑之，因質之《史記》、《國語》，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。（附表—22）

世傳馬和之習進士業（見《畫繼補遺》如附表—2），應熟知儒家經籍的考辨。〈古木流泉〉還原《詩經》抒情的樣貌，顯示馬和之對《詩經》的詮釋以及詩序的態度。

## 《詩經》圖的繪製與文人畫的發展：政治脈絡下的文化政策

宋代詩學勃興，也是「圖說詩學」的發展期。南宋繪製《詩經》圖，規模浩大為歷代之最，下文將從南北宋時期政治脈絡的轉向，討論《詩經》圖的繪製與功能，以及馬和之深獲高宗（1127-1162在位）、孝宗（1162-1189在位）兩位皇帝器重的歷史因素。

南宋初期，高宗向女真政權屈辱求和，簽訂不平等條約「紹興和議」。為了重塑皇權聖德的形象、突破執政的困境，必須藉由道德話術重整倫理綱常。道德的標準繫於儒家經典，當權者因此提倡「崇儒教化」的文化政策，以「宣揚聖教」爭取士大夫集團的支持。

儒家經典中，《詩經》文字的敘事性適合入畫，<sup>14</sup>《詩經》圖因此成為宣揚儒學的繪本。皇室贊助《詩經》圖的繪製，是以藝術宣教、輔佐君王統治的文化活動。

馬和之承皇家詔命繪製一系列的《詩經》圖，但記載馬氏的宋代史料相當有限，未能適切說明深獲高宗、孝宗皇帝青睞的原因。下文將從〈古木流泉〉，探討文人畫在十二世紀南北政治脈絡中的歷史意涵。

〈古木流泉〉空靈的意境，承襲北宋文人翰墨娛情的創作初衷。馬和之以文人偏好的內容、質材（紙本）及水墨形式創作〈古木流泉〉，行筆流暢飄逸，強調線條的表現性，如此寫意抒情的筆調，與畫院傾向以絹本、設色技法追求寫實的畫風相扞格。

文人畫在北宋時期，經蘇軾倡導，李公麟、米芾（1051-1107）、黃庭堅（1045-1105）等追隨者實踐發揚，曾經盛極一時。然而隨著新黨對元祐舊黨的打擊，朝廷申禁元祐學術，相關政令記載於宋楊仲良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宋通鑑

長編紀事本末·徽宗皇帝·禁元祐黨人下》卷百二十二：

崇寧三年（1103）正月，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、張耒（1054-1114）、晁補之（1053-1110）、秦觀（1049-1100）等集並毀板。（附表—23）

以及南宋李心傳（1167-1244）《道命錄·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》卷二：

講議司奏：知泗州姚學乞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。……其邪說誠行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，不許教授。……元祐學術政事之禁，凡二十有四年，至金人圍京師乃罷。（附表—24）

北宋自哲宗紹聖（1094-1098）年間起，元祐（1086-1094）時期的思想、學術與政事，受到禁錮與焚毀，（宋）陳巖肖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庚溪詩話》卷上：

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，元祐諸臣例遷謫。崇、觀間，蔡京（1047-1126）、蔡卞（1048-1117）等用事，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。（附表—25）

籍於〈元祐黨籍碑〉（1105）或與之交遊者，書籍與文字皆遭禁絕，蘇東坡與黃庭堅等人的書畫作品無法輯入《宣和畫譜》與《宣和書譜》，文人畫思想的傳播也在政治傾軋下走入低潮。北宋滅亡後，女真統治者藉由為元祐黨人昭雪，凸顯北宋執政者的昏昧，南宋高宗也為元祐黨人平反，力求建立與徽宗朝截然不同的朝綱。金代武元直（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葉）〈赤壁圖〉與王庭筠（1151-1202）〈幽竹枯槎圖〉繼承北宋文人畫旨趣；南宋馬和之受帝王倚重，以文人畫繪製《詩經》圖。南北政權的政治文化取向，成為孕育宋金文人畫的溫床。

## 結論

本文嘗試在有限資料下，重建〈古木流泉〉的創作原境並探索內容的出處。首先以畫史資料為基礎，從畫家的名款、筆墨風格及藝術造詣研判，難有可與馬和之並駕齊驅的作者人選。其次比對〈古木流泉〉與傳世《詩經》圖的「形制」與「構圖」，〈古木流泉〉雖不符「圖文並呈」的形制，但與《詩經》圖中特定篇章的畫作，風格若出一轍，不同篇章轉譯為圖像後的趨同現象，對我們理解《詩經》圖的繪製與

摹寫，深具啟發性的影響。再者，〈古木流泉〉還原《詩經》抒情的樣貌，反映馬和之對《詩經》的詮釋以及詩序的態度。總結本文，南宋畫院承載政體存續的使命，體現皇權統治意識，帝王參與《詩經》圖的繪製以及文人畫的復甦，政治意義不言而喻。

惟南宋大規模繪製《詩經》圖，相關細節卻鮮見於史料中，此現象值得未來再深入探究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### 註釋：

1. Julia K. Murray, *Ma Hezhi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3), 51, 141.
2. 許郭瑛,《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》(臺北:國立故宮博物院,1995),頁259-260;許郭瑛,《文學名著與美術特展》(臺北:國立故宮博物院,2001),頁117-119;許郭瑛,〈「文學名著與美術」特展選介·〈沔水〉與〈鶴鳴〉——關於本院藏馬和之畫詩經圖冊〉,《故宮文物月刊》,219期(2001.06),頁36-41。
3. 陳韻如,《文藝紹興——南宋藝術與文化·書畫卷》(臺北:國立故宮博物院,2010),頁349。
4. 黎晟,〈馬和之〈毛詩圖〉研究〉(上海: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博士論文,2014),頁36。
5. 徐邦達,〈傳宋高宗趙構孝宗趙昚(慎)書馬和之畫《毛詩》卷考辨〉,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,1985年3期,頁69-78;徐邦達,〈趙構書馬和之畫《毛詩》新考〉,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,1995年1期,頁11-24;楊仁愷,〈關於馬和之《詩經圖》的一些問題〉,《東南文化》,2000年2期,頁90-92。
6. 許郭瑛,〈「文學名著與美術」特展選介·〈沔水〉與〈鶴鳴〉——關於本院藏馬和之畫詩經圖冊〉,頁41。
7. Julia K. Murray, *Ma Hezhi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*, 37、38.
8. 摹本間圖像的錯置,已討論於鄭淑方,〈萬國衣冠拜冕旒——職貢圖的形式風格及其意涵〉,《四方來朝——職貢圖特展》(臺北:國立故宮博物院,2019),頁229。
9. 陳世驥,〈中國的抒情傳統〉,收入《陳世驥文存》(臺北:志文出版社,1972),頁36、37;高友工,《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》(臺北:臺灣大學出版中心,2004)。
10. 吳璧雍,〈從詩經圖發展史看清代乾隆〈御筆詩經圖〉〉,《故宮學術季刊》,19卷3期(2002春),頁98、99。
11. 黎晟,〈馬和之〈毛詩圖〉研究〉,頁67-69。
12. 吳璧雍,〈從詩經圖發展史看清代乾隆〈御筆詩經圖〉〉,頁117。
13. 陳明義,《蘇轍《詩集傳》研究》(新北:花木蘭文化出版社,2007)。
14. 徐邦達,〈傳宋高宗趙構孝宗趙昚(慎)書馬和之畫《毛詩》卷考辨〉,頁77。

### 參考書目：

1. 徐芹庭、徐耀環編,《細說詩經上下》,新北:聖環圖書,2017。
2. 陳明義,《朱熹《詩經》學與《詩經》漢學傳統異同之研究》,新北:花木蘭文化出版社,2008。
3. 康全誠,《朱熹《詩集傳》初探》,《遠東學報》,21卷3期,2004年1月,頁123-130。

## 附表 傳統文獻出處

作者製表

編號	年代	文獻名稱	出處
1	宋	《武林舊事》卷六	(宋)周密,《武林舊事》,民國景明寶顏堂秘笈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2	元	《畫繼補遺》卷上	(元)莊肅,《畫繼補遺》,清乾隆刻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3	元	《圖繪寶鑒》卷四	(元)夏文彥,《圖繪寶鑒》,元至正刻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4	清	《南宋院畫錄》卷三	(清)厲鶚,《南宋院畫錄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5	明	《珊瑚網》卷四十三	(明)汪珂玉,《珊瑚網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6	清	《繪事備考》卷六	(清)王毓賢,《繪事備考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7	元	《畫鑒》	(元)湯垕,《畫鑒》,萬曆程氏叢刻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8	元	《畫鑒》	(元)湯垕,《畫鑒》,萬曆程氏叢刻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9	明	《珊瑚網》卷四十八	(明)汪珂玉,《珊瑚網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0	元	《圖繪寶鑒》卷四	(元)夏文彥,《圖繪寶鑒》,元至正刻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1	清	《六研齋三筆》卷一	(清)王毓賢,《六研齋三筆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2	清	《南宋院畫錄》卷六	(清)厲鶚,《南宋院畫錄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3	清	《南宋院畫錄》卷三	(清)厲鶚,《南宋院畫錄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4	宋	《通志》卷七十二	(宋)鄭樵,《通志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5		《詩經·小雅·洪鴈之什·沔水》	《毛詩》,四部叢刊景宋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6	清	《繪事備考》卷六	(清)王毓賢,《繪事備考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7		《詩經·唐風·鶉羽》	《毛詩》,四部叢刊景宋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8		《詩經·豳風·鴉鳴》	《毛詩》,四部叢刊景宋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19		《詩經·墉風·鶉之奔奔》	《毛詩》,四部叢刊景宋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20		《詩經·陳風·防有鵲巢》	《毛詩》,四部叢刊景宋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21		《詩經·小雅·鴻雁之什·沔水》詩序	《毛詩》,四部叢刊景宋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22	清	《經義考》卷九十九	(清)朱彝尊,《經義考》,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23	宋	《宋通鑿長編紀事本末》卷百二十二	(宋)楊仲良,《宋通鑿長編紀事本末》,清嘉慶宛委別藏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24	宋	《道命錄》卷二	(宋)李心傳,《道命錄》,清知不足齋叢書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
25	宋	《庚溪詩話》卷上	(宋)陳巖肖,《庚溪詩話》,宋百川學海本,取自「中國基本古籍庫」電子資料庫。